

三
吳
水
利
附
錄

歸子寧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三吳水利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三吳水利附錄

此據涉聞梓舊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東南言水利者莫大於三江震澤。而松江之壅滯。自晉宋開始。梁時以滬瀆不通。欲於太湖之上流分殺其勢。宋郗賈單鏐並有著書。以濬松江爲第一義。單鏐書爲蘇文忠所僞。明歸震川先生采郗單諸人之論爲三吳水利錄。言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他水不勞遺力矣。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下流離塞。或遇暴漲。水因泛濫橫溢。兼有圍田爲阻。民田皆受其患。若疏濬下流。江尾不至淤漲。蓄洩以時。早潦有備。可無凶荒之慮。邱文莊云。浙東西之賦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當今之時。三吳之水利不可不亟爲講求。是書實有繫於國計民生之大者已。道光丙申春孟海昌蔣光煦跋。

附錄

明 歸子甯述

慎水利

上撫臺志齊周公時議七條此其一也公不久辭任未及施行

夫揚州之區其浸曰三江五湖其藪曰具區具區者太湖也水固爲民利亦足爲民害治之者貴得其要而已故或汨陳五行或時敘九疇善用之者以佚道使民不善用之者以生道殺人可不慎與先君著水利論多取蘇氏單氏鄭氏之說可謂詳矣然大要以開吳淞江爲本次則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此其綱領也太湖之水惟吳淞一江承之以入於海使其受納之處稍有障礙則水勢微緩而下流所以日湮湖水必至於泛溢爲民害不小矣故爲今之計必先開浚其下流更去其上流之壅閼使水勢湍急直達於海則雖大潦之歲潮水不能爲害矣今之開江不可不亟爲之處而其先後緩急之序又不可不講也在高鄉則當先開枝河之闕塞者在低鄉則先築其隄岸之崩圯者責令各鄉畫圖并書其原額深闊幾許今見存幾許長短幾許及其旁業田某人或荒或熟務得其實隨區別界各分信守責令旁河得利之人自行疏築因其廣袤柱石爲額以防淤塞次則塘浦之淺隘者則官爲之開浚以及於江之長幾二百里亦度其丈尺計其工力令沿江居民募集其上每工給銀若干米貴則量加之無使稍有乾沒其間則不惟公事易舉而飢民亦獲所濟往時海忠介公大略倣先君遺意而飢民大得所濟茲則已然之明驗

也。至若千橋之易，未可輕議疏鑿。其兩旁大開水門，必不可已也。長橋亦當決去，更建浮橋。其沙洲亦皆開鑿，無使上流稍闊，則下流自然通流駛迅，不致沙水壅遏矣。夫興百世之利，必當有獨斷之明。若因循苟簡，惑於尋常之論，徒竭帑藏，未見其可也。考之古人，一溝一港，皆所致力。所謂禹盡力於溝洫，濬畝澮距川是也。若大旱之時，塘浦既乾，則吳淞江雖深無益也。枝河既乾，則塘浦雖深無益也。故開吳淞江，必先之開塘浦。開塘浦，必先之開枝河。枝河與塘浦之深稍埒，而塘浦之深與吳淞江之深稍埒，則雖大旱不至枯涸，而可以車救矣。往歲吳淞江未嘗不通，而田多不能播種。此則枝河不開不深之驗也。夫枝河既開，可以承受塘浦之水。塘浦既闊，可以容納大江之流。則枯旱之時，既可以積瀦，而水潦亦可宣泄矣。隄岸既高，則雖大水之歲，塘浦之流徑趨於江。江水亦速達於海。水雖高於田，而亦不爲害矣。此實平常之論，無足爲奇。若飢之於食，寒之於衣，舍此更無他術也。此其大略，苟可便於施行，更有一二詳言之，大抵吳中言水利者甚多，然緩急先後，恐不可易此者，謹著之於篇，以備採擇。

論東南水利復沈廣文

昔禹平水土而則壤成賦，六府孔修，九州攸同，萬邦作乂。周公以六典致太平，而尤以田賦爲首務。故孟子言王道必自經界始。春秋以後，井田之法漸壞，而溝洫不廢。朝會攻伐，各自取足，未聞借資於他境也。夫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今之民力，猶古之民力也。乃今西北之水田既廢已久，而惟仰給於東南之一隅。假使一旦有梗，其弊有不可言者。而東南治田之法，復置不講，而專望乎天時，又豈足恃哉。古之治天

下如人之一身。榮衛貫通。運臂使指。不勞餘力。今之天下。若痿痹不仁者。賈生所謂病辟且痺。不待扁鵲而知之者也。永樂間。夏忠靖公以奉命得賜水利集。治水吳中。於是疏壅滯。修隄防。水患乃息。兼以振賫災眚。召募耕佃。國用既益。而民被其利。正統中。周文襄公奉敕修舉江南預備之務。乃治吳淞江。及湖池陂塘隄岸橋梁。皆已疏築。又以均耗卹民。民用賴之。二公之遺澤。至今長老猶思慕焉。然忠靖尤爲朝廷之所倚重。雖加意於東南。而未及乎西北。文襄遺愛甚深。而疏河治田。亦未能盡如古法。夫豈當時猶有所扞隔而不得自遂耶。抑亦有慮不及此耶。先君嘗有志於經國之務。因居吳淞江上。訪求故家遺書。得鄭氏單氏與任氏諸書。擇其最要者。編爲水利錄四卷。隆慶間。海忠介公得是書。傲而行之。飢民全活者甚衆。而海口至柵橋皆已壅塞爲平地。不期月而開鑿通流。潮水復如昔時之洶湧。大爲民便。惜乎其功之未竟也。繼而開江者以江三分之二起稅。而濬其一爲江身。是與水爭尺寸之利。而不知所害者多矣。名爲開江而實以塞江也。萬歷丁亥之歲。子甯偶過京師。謁大司空石公。言及東南水利。略陳其一二。公慨然卽欲開吳淞江。然奉行者亦未能稍副其望。不徒無益而害之甚矣。夫欲爲國家建一時之功。與百世之利者。自古已難。卽今東南爲朝廷之所仰給根本重地。而於水利建議而行之者。非無其人。然未能克底厥績。又若徐公子徵以諫垣復授御史之任。開西北之水田。誠百世之利。亦中止而不行。豈天時尚未欲生民享樂利之休。國家建久安之業乎。今東南民困已極。不盡人力。惟坐待天時。卽恆雨而卑田沒。恆陽而高田枯。若之何而可常稔耶。夫使治西北而能不賴於東南。治東南而不必倍加輸挽之費於西。

北則猶一人之身而榮衛貫通矣。非國家無疆之休而爲萬世之永賴哉。子甯瓠落無成。然每懷杞人之憂。偶閱先君遺稿。及頗究昔人水利之說。稍撮其要者。緝之以備當道明公採擇焉。

書三吳水利錄後

天下之利有故而害有由。不明其故。而妄以私智規小利。失大利而遭大害。至於累世不息者。斯其首禍。何如。東南澤國。水非大利乎。今時被其災。反爲大害。空思神禹舊跡。莫知所以措。悲夫。亦思水何以泛濫。知其泛濫則可底定矣。何以底定。審其底定。宜無失其故矣。三代後。漢與唐獨略於東南之水者。時江水猶循其道。莫爲患也。至宋而言水事者紛紛矣。由慶歷時築長隄於江水上流。截其入海之勢。故也。至於腹內之堰閘。不可廢者。反一切廢之。皆爲一時轉運之便。不顧失大利而貽大害。壅遏上流之水。而瀾漫腹內之田。於是四郡之民。居卑者盡爲魚鼈之宅。治之者又往往不得其領。不惟無益而反滋其害。以迄於今也。先太僕務經濟之學。於今古遺書。無不研究。明禹跡之舊。爲禹貢註。至於東南之水。復具論於三吳水利中。詳其入海之道。定三江之圖。錄水學之最者。彙爲一集。能自得其領。而後其法可備用。蓋東南之水。旣匯而爲具區。具區實由吳淞一江。東入於海。其流迅駛。左右南北之水。五六里而爲一浦者。皆旁支也。更橫之。每十里而爲一塘。塘浦羣布。治水治田之道。在是矣。是以原委分而支庶明。先後緩急。皆有其序。始知宋元以來之治水。皆不得其分明。而失其次序也。隆慶間。海忠介公喜得是書。傲而行之。時歲大飢。公多方處費。聽有罪者入贖。助工勤力者。加其稟餼。飢民大濟。而江大開。海口至柵橋。盡堙爲平地矣。不期月而遂通。江濤如昔。民誦便利。惜功未竟。而公去任。繼之者不復行公之事。公爲人廉敏勤毅。親巡視事。無虛日。謂大禹神聖。勞身焦思。胼胝於山水泥陸。我輩何人。食朝廷之祿。而勞民自逸。矧又有

因而培克耶。時或有給餉不卽應者。公嚴刑以儆。無不奮勵。功故垂成。而不意有媚嫉者。亟奪公去。今幸蒙聖明深維國計。洞晰民隱。謂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治東南之水。爲今經國利民首務。而吳淞一江。則水之綱領也。今多湮塞。而僅存遺跡。不若旁水之流。此湖之所以時時泛溢。而吳民水旱蒙災也。敕行疏濬。採酌事宜。聖謨如此。何愁無忠介公以成之乎。茲猶懷杞人之念者。謂古草茅亦切當世之慮。今廟廊之上。憂及江湖。處江湖者。安敢隱其見聞。不罄芻蕘狂瞽之愚。以所聞吳淞之入海。禹鑿堽阜。後無宋之吳江岸。亦猶岷浙之至今長流也。曩時故跡深廣。可敵千浦。今堽者已爲平地。而通者反從南北支流。紆迴入海。昔之塘浦。廣猶三十丈。今嫡屈於庶。日失其勢。而震澤焉有安流。必廣復其故而與岷江相埒。卽狹處猶當數里。斯言也。如以爲迂狂。則昔日之三江。何如耶。古聖王經營天下。九州九道。九澤九山。爲之開通。陂障。況東南一水乎。思天下之泛濫。可底於平成。則治一澤之水。不得視爲迂闊難矣。爲之者功期必成。上答天子。下澤蒼生。當仁可讓。與凡江故跡。載自前人。歷有其證。今其爲蒺藜阡陌者。何得不悉返。東流。俾澤有安瀾。而後江之旁浦與塘。可漸次疏治。復置腹內之堰閘。四郡水田。蘇爲最。仍設吳越錢王時之營田司。督營田軍。專爲田事。導河築防。上流之壅截。旣盡疏徹。而腹內之堰閘。又時其啓閉。則不惟水永無患。而旱亦無災。歲歲豐稔。建一時之功。垂萬世之利。拭目以望。崇禎元年戊辰季秋。孫男輔世書。